

九月九 又是一年重阳时

人生易老天难老

◆麦秀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读六年级的小侄子在声情并茂地朗诵着毛主席的词，他说自己将代表他们班参加学校举行的“重阳敬老”活动。不知不觉中，我已在沧桑岁月中滑过了不惑之年，一句“人生易老天难老”深深地触动了我，不禁感慨万千。

重阳节，是绕不开“孝敬”这个话题的。《尔雅》对“孝”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的确，一个“孝”字体现了华夏文明的根。时光流转，时代更替，而民族的基因不会变。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物欲文化思想正在冲击、分解着孝文化。有些人，因为谋生和求学，忽视了父母的渴求与需要……我的思绪不由飘向了远方……

“二大姑，我们去医院看奶奶啦！”小侄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对了，我80岁的母亲在前两天起床时不慎跌倒，正在住院，弟媳在医院照顾她呢。

走进病房，我看到了母亲。她，穿着一身又宽又长的病服，腰间束着黑色的护腰带，像一只长尾巴的蟑螂。她那双枯瘦的手吃力地抓着床沿，试图自己坐起来，结果以失败告终，弟媳连忙扶起母亲，用枕头垫着她的腰部坐起来。老年人的身体就像一台严重磨损的机器，曾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分昼夜地运转，自然，身体的脆弱、疏松、失衡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骨骼。

“妈，感觉怎样？”我迫不及待地地问。

“没有什么大碍的，在家里休养就行了。”母亲幽幽地说。

“阿姨总是惦记着家里的花草，惦记着小朋友的三餐……”弟媳叹道。

“奶奶，您安心住院好了，到时候，我要拿个‘一等奖’的奖状来请您出院。”

“啧啧，啧啧，丰丰最懂奶奶的心了！”我们不禁对小侄子刮目相看。

“我是轻伤，左边这位婆婆才严重。”母亲在对比中逐渐恢复了一点她原本的倔强。

我巡梭了一下整个病房。母亲的左右两边病床躺着的都是80岁左右的婆婆。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左边病床的一幕——

一个面容清瘦、鼻梁笔直的小伙子正在伺候病床上的婆婆。他，挽起袖子，轻轻地帮老人家洗脸、擦身。到了清洗下身时，只见他用一只手抬高老人家屈曲的腿，另一只手迅速移开她屁股下面的纸尿裤，换上新的纸尿裤，然后放上尿壶，待老人家小解后，再小心翼翼地给她清洗……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我们都惊呆了。倏忽之间，我的眼前如在沙漠中流过一股清澈的泉水。

“我母亲住院后，由我们五兄妹的家庭成员轮流侍奉她。他是我大哥的儿子，大学毕业生呢……”小伙子的姑姑来“接班”时跟我们说。

听着，听着，我的心早已盛满了阳光。

母亲出院那天，刚好是重阳节，我们兄妹都陪她回乡下吃饭，家里比过年还热闹。那天，小侄子果然带了一张重阳敬老活动获奖的奖状来。母亲高兴得像个小孩，那张像霜打过的茄子一样的脸一直舒展着。

饭后，我得回去属于我为稻粱谋的城市。

回望来时路，秋之景致入帘。远处，群山苍苍，落日熔金；近处，田畴交错，禾黄稻熟；眼前，秋菊灿灿，牌坊矗立。我觉知到这一片优美的秋景与时代的色彩和谐共生。“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这个庄重、深沉、丰收的金秋时节里，愿我们在前行的路上，于光阴的缝隙里，传承着温良与敬孝。

古诗词里话重阳

◆杨肖坤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天，在幼儿园和书本上学会了不少古诗词的女儿，跟我念起了王维的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最后一句的‘少一人’，少的是谁呢？”我笑了，顺势而问。“作者自己。”女儿不假思索地笑着回应。重阳，这个始于远古，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的传统节日，多少年来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青睐，登高、饮酒、怀人，这些习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名家的作品中，代代相传。也许很多年龄尚幼，还没参与到登高活动中的孩子，对重阳最早的认识就是通过古诗词，而女儿便是其中一员。

前人以重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且描写的细节、刻画的情感也不尽相同。如开篇所提到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王维独在异乡过重阳，想象故乡兄弟登高、插茱萸等习俗活动，用“唯独缺少自己”的独特“反向”角度，抒发自己对家人的深切思念之情。相比而言，苏轼的《定风波·重阳》则是另一番情调。“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苏轼同客人带酒登山，长江水倒映着秋天景物的影子，大雁刚刚从这里飞过。在这大好的秋日景色中，苏轼认为人活在世上难遇开心欢乐时刻，趁年轻时应插满菊花玩个痛快回来，更以大醉来酬谢重阳佳节之景，朝着高耸入云的山去登高，用不着去怨太阳斜落了。最后，他直言百年人生谁不死，没有必要像齐景公登山触景生情而哭泣。面对无法改变的大自然规律，苏轼不消沉不伤感，展现了其为人所称颂的恬淡达观情怀和心态。同为宋人，李清照则是另一番姿态。在《醉花阴》中，首句便是“薄雾浓云愁永昼”，一个“愁”字为通篇定调。接着“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表达重阳节又至，丈夫不在身边的李清照独自卧在玉枕纱帐中，而半夜的凉气浸透全身。在经历了东篱边把酒赏菊后，最后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收尾，本来美好的黄花此时成了作者用作参照物的凄凉景象，烘托出一种寂寥的氛围，表达了因思念丈夫而产生的寂寞与孤独。苏轼是北宋文学家，性情旷达乐观，而李清照亲历了北宋到南宋的由盛转衰局面，婉约之情愈加浓郁，再加上当时男女之别，故造就了其词作中对重阳的不同感受。

在其他重阳题材诗词代表作中，王勃《九月登高》是异乡游子对故园的思念，抚无无法南归之心，反问鸿雁为何还要从北方来；晚年的杜甫于《九日蓝田崔氏庄》中书写自己面对秋色，在众人欢乐间感叹“明年此会知谁健”，可谓百感交集；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借登高气爽之意展现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定风波·重阳》就是对其的致敬与传承；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展现了其边塞诗人的本色，字里行间思家忧国，在重阳佳节中深深反映出其结束战争的渴望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超出了个人情感的范畴，打开了新的艺术意境和思想格局；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采桑子·重阳》就是一片豪迈之气，所以才有“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壮阔绚丽的诗境和昂扬振奋之豪情，一扫古人惯于悲秋、衰颓萧瑟之气，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每个时代的重阳也会在历史洪流中，被人们唤起新的面貌，赋予新的情感。然而，变与不变又是共生共存的，“思念”这个主题，始终是重阳给人最初也最深的感受。它早已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随着历史长河绵延至今，生生不息。因此，每当“九九”之日，我们依然会约上一家老少或三五知己登高同饮，去庆祝彼此欢聚，去感叹时光飞逝，而此时此刻，你依然安好。

重阳节忆往昔

◆陆月如

在我们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重阳节登高需要连续登三年才能步步高升、健康长寿，虽然说法有点牵强，但重阳节前后秋高气爽，约上家人或好友，走在盘山小路上，咏着王维的重阳诗，就着陶公的菊花酒，在山间或林中径拾一片素黄落叶，采摘一束野菊小花，摘下一串酸甜山稔子，是何等的烂漫有趣啊！然而每到重阳节，我脑海里总会忆起那段酸涩的往事……

1995年我就读小学五年级，重阳节前夕班上要好的小伙伴们相约重阳当天下午到学校附近的云沁山登高游玩，想着能与好朋友一道登高望远又能在山间吃到酸甜可口的山稔小果，实在高兴，然而没过几分钟，我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我脚上只有一对坏了的胶凉鞋，登高都需要穿上布鞋才好走路，怎么办呢？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外婆的家，心不在焉地淘米煮饭，患有眼疾的外婆隐约感觉我的异样，便细声地询问，得知原因后，长长的叹息从外婆的嘴里直穿我的小心脏，我颤颤地往灶里推了两把草，又把火钳塞了进去，顿时两颗饱满的泪珠里晃动着一片火苗。我大力地吸了一下鼻子，取出火钳烫在胶鞋那条坏了的带子上，随着一股难闻的焦味，断了的带子被重新黏合在一起。

看着别扭的胶鞋，我轻轻地说胶鞋黏好了，不用买布鞋了。小小的我一直寄住在生活拮据的舅舅家里，而父母耕作的田地光景甚是惨淡，一直欠着我的生活费，我又怎么好意思开口要一双价值10元的布鞋呢？那一晚，我的梦里全是五星布鞋，早上起床时才发现枕头湿了一片。

翌日放学回到外婆家，照例准备生火做饭，外婆却让我去百货公司帮忙买洗衣用的肥皂（百货公司是当时外海镇上一所较大、品种较齐全的杂货日用商店，是小孩子特别向往的地方），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12元，外婆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大脑袋说，秋凉了脚要保暖，余下的钱买双布鞋吧。我紧握着手中那一叠皱巴巴的钱，内心一阵狂喜和温热，丢下书包便兴冲冲地跑向百货公司。

高大的百货公司商品琳琅满目，我买好了肥皂就径直跑上二楼，在卖鞋的柜子前贪婪地看着一双双好看的布鞋和凉鞋。我要了一双五星牌布鞋试穿，软软的橡胶鞋底、纯白色的鞋布面，鞋两侧各印着几颗红星……我激动得泪花儿。提着布鞋和肥皂回到家，推开门之际，正在洗菜的表姐直勾勾地看着那对崭新的布鞋，外婆闻声叫道：“买肥皂了吗？你妈妈给钱买布鞋，买了没有啊？”我随声应答后，表姐走过来看了看我的新布鞋，笑了笑就忙活了。

重阳节那天，我穿着崭新的布鞋与同学们行走在云沁山的小径上，布鞋踩在杂草上发出了好听的“喳喳”声，在越过一些小石堆，翻过一块块大石头的时候，布鞋又像一只小精灵般轻盈。就这样，我们活泼的身影穿梭在一片片低矮的灌木丛里或是茂盛的山草间，那些或紫或青的山稔果子都没逃过我们的馋嘴，一路上银铃般的笑声为山林增添了不少生气。

登上山顶上已是近黄昏了，我们坐在石头上分享着各自带来的饼干、水果等小零食，扯开嗓子开怀地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春天在哪里》等儿歌，整个山间回荡着美妙的童声，我们情不自禁地摆动起双脚，那一双双或新或旧的布鞋被镀上了一层金黄，快乐的笑声让夕阳都不禁沉醉其中而迟迟不下山。那一次登高游玩，虽然崭新的布鞋在同学们眼里不值一提，但当时我是队伍里走得最快、高兴劲儿最足的人，同学们说少见我这么快活，他们哪里知道我脚上那双布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那是母亲用一只下蛋的母鸡换来的10元钱给我买的布鞋啊！

那一次登高后我们又约定接下来的两年重阳节都要一起登高，一起步步高升。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第二次登高已是上高中的时候了，几时的玩伴也各奔东西，再后来我忙于学业和工作，就再也没有在重阳节登高了。

如今又到了一年重阳时，不惑之年的我穿上舒适运动鞋，带着老母亲和孩子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登高游玩，母亲穿上了我给她买的老人鞋走在铺砌整齐的石阶上，高兴得像个孩子，而我的孩子们早就在蜿蜒的山路上肆意奔跑开来，享受着如今幸福温暖的阳光……

还来就菊花

◆王同举

夜凉如水，月色溶溶，我在窗前静坐读诗，读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重阳席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

读罢掩卷，脑海里还还原1000多年前的那个场景：时值重阳，菊花开满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一位白发老者“聊发少年狂”，混迹于一众少年之中，和少年们一起饮酒赏菊、载歌载舞，其乐融融。因有了这群富有青春气息的少年相伴，年迈的诗人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得以抛却世俗羁绊，重拾青春情怀，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欢庆佳节。

重阳、菊花、老人……相关的记忆片段重现叠加，勾起了我心中的一段陈年往事。

20多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某个山区乡镇政府部门工作。闭塞的山区小镇，陌生的生活环境，语言不通，难以融入的人际圈子，工作内容也与所学专业完全不沾边……种种不如意，以至于我心中非常苦闷，总是想着逃离这个地方。

时逢重阳假期，我只身到公园散步。那时，公园里的菊花开得正盛。我注意到一位身形瘦小、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将一盆盆菊花从三轮车上卸下来，搬上台阶，按十字型摆放整齐。老人动作迟缓，显得很吃力的样子。我心中不忍，主动上前帮他。花盆布置完毕，老人拉着我坐下聊天。细谈之下，我了解到了老人的一些基本情况。老人是外地人，老伴已去世，孩子们都外出工作了，如今退休，孤身一人在这里生活。闲时，老人就在自家院子里种种花草，除了自娱自乐，还会在节日里拿出来摆放，供人欣赏。

也许是因为同为外乡人，彼此之间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老人一边说着话，一边紧握着我的手。一股暖流从老人粗糙的掌间传过来，我感到心头热乎乎的，瞬间卸下了所有的防备，把自己心中的不快一股脑倒出来。老人很平静地听我诉说，不时地拍拍我的手臂。老人告诉我，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那段时间里，他也一样感到不适应、不快乐，但自从在院子里开了一小块地，每日里弄花弄草，与花草相伴，心性就慢慢安定下来了。

“你知道吗，不同品种的菊花，对土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也许你会觉得它们过于挑剔。其实，只要根植于泥土，它们都能成长，或许，有些会长得不如意，但它们对生长的渴望，都是一样的。”我记下了老人的话。

就这样与老人熟络起来。此后，我经常去老人家的小院里，陪老人说说话、喝喝茶、下下棋，还跟老人学习盆栽。老人也会把一些花籽送给我自己养。我渐渐地喜欢上了盆栽，在我的眼里，那小小的泥盆中，栽下的不仅仅是花，还有希望，它兜住了一束阳光，一束能照亮我内心的光。我把花盆摆放在单位宿舍的窗台上，每日里清理花盆、浇水、培土，专注一朵朵花的成长，看枝叶间爆出红的、黄的、紫的色彩，日子一天一天变得明亮起来。因有了盆栽的陪伴，心有所系，心存希冀，烦闷得以消融、躁动得以平复。

半年后，我因故离开了那个小镇，辗转各地，为生活劳碌奔波。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思及远方那位善良的老人，思及那一盆盆带给我温暖和希冀的菊花，心中惆怅不已。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又是重阳，那个小院子里，应该是金黄一片了吧。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一趟那个小镇，去看看老人，看看那些菊花。

